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七

宋 章定 撰

皇甫 千百四八

姓纂子姓宋戴公之子充石字皇父子孫以王父字
為氏漢興改父為甫後漢定安都尉皇甫攜生稜始
居安定稜子彪有八子號八祖皇甫氏為姓

後漢皇甫規字威明舉賢良後為中郎將討諸羌諸羌

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黨事起天下名賢多
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
得預迺自上言云云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
以規為賢

皇甫嵩字義真討黃巾大破之拜左車騎將軍 奏請
冀州一年租贍饑民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
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累拜太
尉

晉皇甫謐字士安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時人謂之書淫竟不仕 子方回少有文才南土人
士咸崇敬之

皇甫重字倫叔沈果有才有用為泰州刺史

載記皇甫真字楚季弱冠高才慕容皝時遷平州別駕
守遼東營丘二郡皆有善政

北史皇甫和字長諧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為濟陰太
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 和弟亮字君翼

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屬有勅下司各列勤情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附裴佗傳

皇甫璠字景瑜仕周為隨州刺史政有簡惠百姓安之小心奉法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為善人子誕字玄慮仕隋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

皇甫遐字永賢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負土為墳有詔旌異之

唐皇甫無逸字仁儉仕隋歷涑陽太守治為天下最

王世充篡位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
有死終不能同爾為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
相困由是獲免 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拜
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民不聊生詔無逸持
節巡撫既至黜貪暴用廉善蜀人以安 徙益州大
都督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嘗按部宿民家燈
炷盡主人將續無逸抽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過

自畏慎每上表疏 讀數十乃遣

皇甫鏞涇州人改戶部侍郎憲宗伐蔡急於用度鏞哀
會嚴亟以辦濟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人擢進士第裴度辟為判官度修
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
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
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况集序未
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三鱣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

之才也從而又酬之

宋朝皇甫煥字堯文湖之長興人父子莅官所至皆有
可紀慶元間將漕廣東嘗捐俸錢七千緡置圭田以
給廣之與計偕者廉介之操士夫以無逸比之填埏
其二子也

東方 千百四九

風俗通伏羲氏之後帝出乎震位主東方子孫因以
為氏焉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
信若尾生 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
車 善射覆 伏日割肉歸遺細君 拜太中大夫
給事中 對化民有道 上書自訟獨不得大官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自以智能海內無雙 官不過
侍郎位不過執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

上官 千百五十

姓纂楚王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

唐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
進士第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高宗即位
進西臺侍郎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
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
接武夔龍遮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
尤工詩人多效之謂之上官體

百里 千百五一

姓纂秦大夫百里奚其先虞人家於百里因氏焉

史記秦繆公即位虞大夫百里奚為繆公夫人媵於秦

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請以五羖羊皮贖之孟子曰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與此言異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

事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孟子萬章

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知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
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
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孟子曰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

百里孟明名視秦大夫百里奚之子也 晉饑乞糶於

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救災卹鄰道也 秦伯

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

卷五十七
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謂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西門 千百五二

姓纂鄭大夫居西門因氏焉列子有西門子魏文侯
時西門豹為鄴令

西門豹為鄴令鄭之三老常歲為河伯娶得巫行視人
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為治齋宮
河上張絳帷女居其中浮之河中數十里乃没人多

持女遠逃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
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三
老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
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
媼為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媼
投之河中頃曰巫媼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
一人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媼弟子女子也不
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

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曰巫三老不來奈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久之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

吾丘千百五三

姓纂呂氏春秋中山有力者吾丘象

前漢吾丘壽王字贛趙人拜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多盜賊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奏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十石之

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因
言其狀後徵為光祿大夫侍中 議汾陰鼎為漢寶

由吾 千百五四

姓纂由余之後仕吳子孫入越因號由吾氏

北史藝術由吾道榮少為道士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
大明法術乃尋訪之 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
文藥性無不通解 後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求
長生之祕

毋將 千百五五

見姓苑

前漢毋將隆字君房為諫大夫成帝末奏封事請徵定
陶王竟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主父 千百五六

姓纂趙武靈王號主父支孫因以為氏

史記主父偃齊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
春秋百家言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天子謂曰公安在

何相見之晚乃拜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為謁者一歲中四遷或說偃太橫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盧 千百五七

姓纂呂氏春秋禽滑釐門人索盧參

後漢獨行索盧放字君陽以尚書教授千餘人 初署郡掾太守有事當斬放願以身代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光武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 徙諫議大

夫數納忠言 後以疾徵不起使人輿之見於南宮

雲臺賜穀二千斛

樛里 千百五八

姓纂秦丞相樛里子因氏焉

史記樛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 滑稽多智秦人號

曰智囊 武王立以為丞相

成公 千百五九

姓纂衛成公之後以諡為氏

晉成公簡字宗舒家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
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官至散騎常侍

文苑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詞賦甚麗 時有孝烏

每集其廬作賦美之 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

泠然成曲因為嘯賦 張華每見其文嘆服以為絕

倫 徵為博士

胡母 千百六十

姓纂齊宣王母弟封母鄉遠本胡公因曰胡母氏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
不絕為後進領袖 守繁昌令節酒自厲甚有能名
高堂 千百六一
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

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 為散騎常侍
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 及沒明
帝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聞人 千百六二

風俗通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為氏漢有太
子舍人聞人通沛人治后氏禮

老萊 千百六三

老萊子楚賢人著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八

宋 章定 撰

公孫 千百六四

姓纂黃帝姓公孫子孫因以為氏

左傳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穆公之用百里孟明也
子桑之舉也君子以為能舉善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

食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

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父公子癸字子國鄭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子產辭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以為少 不可子皮以為忠 子產不毀鄉校 古之遺愛

子羽鄭行人公孫揮善辭令

史記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孔子弟子善為堅白同異之

辯

公孫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少好學刑名之事入秦見孝公三見而說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行徙木之令號為商君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為驃騎將軍封合騎侯

凡四為將軍

公孫弘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學春秋雜說養後

母孝謹武帝詔徵文學弘至太常對策第居下策

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

習文法吏事又緣飾以儒術 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
詐而無情實 為布被食不重肉 故人所善賓客
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為御史大夫位丞相封平津侯 子度為山陽太守起
徒步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為車騎將軍後拜丞相不
受印綬頓首泣涕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
誠不任宰相

後漢公孫述字子陽 佩戟而見馬援 井底蛙妄自

尊大

晉隱逸公孫鳳字子鷹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 彈琴

吟詠陶然自得

公孫永字子陽隱於平郭南山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

踰九十操尚不虧謚曰崇虛先生

南史孝義公孫僧遠居父喪至孝事母甚謹年饑減食

以養母齊高帝詔表門閭蠲租稅

北史公孫表字元上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善

公孫元慶為武牢鎮將

循吏公孫景茂字元蔚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遷太常

博士時稱為書庫

叔孫 千百六五

姓纂魯桓公子叔牙生茲號叔孫氏

左傳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 叔孫僑如曰宣伯

前漢叔孫通薛人與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蕞野外習之

拜為奉常 因進諸弟子帝悉以為郎諸生喜曰
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
之儀遇其時也

北史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時為外朝大夫參軍
國之謀威名南震除平原鎮大將 容貌清整號曰
嚴明魏初名將鮮有及之

士孫 千百六六

漢書平陵士孫張為博士揚州牧明梁丘易

後漢士孫瑞王允誅董卓士孫瑞歸功不侯司馬溫公稱之

王孫 千百六七

姓纂周有王孫滿項王孫也衛有王孫賈

王孫滿周大夫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

長孫 千百六八

姓纂後魏獻帝拓拔與隣七分國人兄弟各統領之

第三兄拔拔氏孝文帝以拔拔皇枝之長改為長孫氏

北史長孫嵩代人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所在著稱 肇駕征伐嵩以元老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 五世孫儉仕周知名方正有操行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閒雅孤潔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後拜柱國朝

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褒美賜以雜綵
粟麥以彰其美 儉子平字處均奏立義倉歷許貝
二州俱有善政

長孫道生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韞
泥數十年不易 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趨捷過人 一箭貫雙鷗

突厥之內大畏之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
為閃電 從弟紹遠字師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

慧過人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
顧憂

唐長孫無忌字輔機從秦王征討有功 太子建成毒
王王病舉府危駭王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討難平
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 頡利可
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討之計猶豫無忌曰今我戢
兵待夷狄至乃可擊卒取突厥太宗曰豈不以兼文
武兩器朕故相之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 帝

又思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
功 帝欲功臣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詔無忌等十
四人 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羣臣已罷獨留
無忌對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一
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帝嘗從容評之曰無
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初無忌與
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
觀風

長孫順德無忌子素為高祖親厚太宗時為左驍衛大將軍

長孫敬字休明無忌從父兄

長孫操字元節無忌從父弟有學術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後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

哥舒 千百六九

姓慕容騎施本號西突厥首領有哥舒部因氏焉

唐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世居安西家富於財任

俠重然諾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春秋漢書通大
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 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
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河源軍使會王忠嗣
被罪帝召翰入朝極言忠嗣之枉朝廷稱其義踰年
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翰相
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
青海 天寶八載詔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進封
西平郡王 祿山之入洛陽上以翰守潼關會有告

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
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
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
在速戰官軍據險以阨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
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
功何必務速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
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
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上不從遣

中使趣翰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
遂敗

達奚 千百七十

姓纂後魏獻帝第五弟之後為十姓遠祖長寧公單
生司空斤亦單姓奚氏與於婁賀劉尉為北人八族
北史達奚武字成興少儻好馳射遷雍州刺史經畧
漢川自劔門以北悉平振旅還京師

達奚長儒字富仁少懷節操膽烈過人性至孝丁母憂

殆將滅性 起為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轉荊州總管文帝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

慮也

万俟 千百七一

姓纂後魏獻帝季弟之後為十姓官氏志稱万俟氏

中間失譜

北史万俟普字普撥其先匈奴之別也雄果有武力歸

魏遷第二鎮人酋長 歸齊神武位太尉 子洛字

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左僕射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

賀拔千百七十二

與後魏同出陰山代為酋長北人謂地為拔謂其總有
其地土人相賀因以為氏焉

拓跋千百七十三

後魏書云黃帝子昌意之後受封北土黃帝土德王北
人土為拓后受為拔故號拓后拔氏後從省為拓
拔孝文帝遷都洛陽改為元氏

沮渠 千百七四

本臨松廬水胡人其先為匈奴官號沮渠因氏焉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九

宋 章定 撰

慕容 千百七五

姓慕容辛少子居東北夷後徙遼西號鮮卑國於昌
黎棘成至涉歸為鮮卑單于自云慕容二儀之德經三
光之容或云以冠步搖音訛為慕容氏

晉載記慕容廆世居北夷號曰東胡曾祖莫護跋好冠

步搖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 元帝拜鹿為車騎將
軍大單于封遼東郡公

慕容皝字元真廐第三子

慕容恪字玄恭皝第四子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
物後為太宰

慕容垂傾囊底智足以破之

北史慕容白曜少敦直給事官中稍遷北部尚書 後
為征南大將軍一旬拔四城威震齊土

慕容紹宗深為高祖所知高祖以之平侯景景甚畏伏之

宋朝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為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世宗即位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為殿前都虞候與宋延偓大破其軍淮南平徙鎮鎮寧為殿前副都點檢太祖受禪延釗時握重兵屯真定太祖諭

旨聽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巡邊
一方以安太祖深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
下三品以其父名章不曰平章事也

賀若

千百七六

姓纂代居玄朔隨魏南遷北俗謂忠貞為賀若因以
為氏孝文時代人咸改單姓唯賀若氏不改

北史賀若敦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曾祖貸入魏
為都官尚書 侯瑱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

渡江深入軍於湘州會秋水泛溢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信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每乘輕船載米粟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

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投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相持日久乃歛兵百里之外聽敦歸北子弼字輔伯少有大志博涉書記有重名隋文帝時以文武才幹拜吳州總管嘗遺源雄詩文曰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乃獻取陳十策上稱善

賜以寶刀 後尅定三吳拜大將軍 後坐事下獄
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 敦弟誼剛果有幹略隋以
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甚為北夷所
憚

賀婁 千百七七

姓纂代人本居漢北以國為氏孝文改為婁氏

北史賀婁子幹字萬壽少以驍武知名在隋策授上大
將軍 文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甚為虜所

憚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 兄詮亦有才
器位銀青光祿大夫

斛斯 千百七八

姓纂其先居廣牧代襲莫弗大人號斛斯部因氏焉
北史斛斯椿字法壽其先世為莫弗大人入關孝武拜
尚書令 子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魏孝武
時雅樂廢缺徵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樂始備焉周武
帝以徵經有師法詔授皇諸子呼為夫子儒者榮之

斛律 千百七九

姓纂代人代為部落統帥號斛律部因為氏焉

北史斛律金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神武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後為肆州刺史進遷左丞相文宣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 子孫皆封侯貴達 子光字

明月聲震關西

豆盧 千百八十

姓纂本姓慕容燕主麴弟西平王慕容運孫北地王
精入後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道武因賜姓豆盧氏
北史豆盧寧字永安少驍果有志氣美姿容善騎射從
周文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 子勣字
定東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大致祥瑞 高武隴由
來乏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又有白鳥翔止廳
前孔子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
翔 子毓字道生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

唐豆盧欽望雍州人魏太和詔去豆著姓盧欽望居宰相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獨謹身諄諄自全

豆盧瑑僖宗時同崔沆並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隨行施丐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庫狄 千百八一

姓纂鮮卑段匹磾之後避難改姓庫狄居代後遷中夏

北史庫狄迴洛代人少有武力初事尔朱兆神武舉兵擁眾來歸累遷夏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少有武用從神武征伐遷幽州刺史

庫狄干鯁直少言有武藝為定州刺史清約自居不為吏人所患 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 孫士文隋初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餽遺家無餘財 親故絕

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 上賜
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士文獨口銜絹一匹 至州
發摘姦諂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 時司馬韋焜
清河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語曰刺史羅刹
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曰士
文暴過其祖竟坐免

庫狄峙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百姓悅之拜中書
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

若干 千百八二

姓纂出自北代以國為氏

北史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以國為姓後翊戴周文
拜直閣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每先登陷陣
加儀同三司剛質有勇力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
恩事母以孝聞子鳳字達摩有識度尚周文女位
儀同三司

禿髮 千百八三

姓纂西河鮮卑也與後魏同出聖武帝詰汾長子足
孤神元時率其部衆徙河西六代孫樹機能盡有涼
州之地

唐禿髮傳檀韋宗歎之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知敏
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來復自有
人也

黑齒 千百八四

姓纂百濟西部人也

唐黑齒常之百濟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畧吐蕃使贊
馬婆等入寇拜河源道經畧大使達言乃斥地置烽
七十所墾田五千頃由是食衍士精卒破之獲牛馬
甲不貲詔書勞賜凡蒞軍七年吐蕃懾畏不敢盜邊
封燕國公

乞伏 千百八五

姓纂乞伏國仁本鮮卑乞伏部首帥也晉孝武時僭
號西秦王大單于

北史乞伏慧字令和鮮卑人少慷慨有大節在隋遷涼州總管嚴警烽燧遠為斥侯虜竟不入境

乞伏保高車部人見孝行傳

侯莫陳千百八六

姓纂其先後魏別郡居庫斛真水周書云武川人代為渠帥隨魏南遷號侯莫陳

北史侯莫陳悅代人也好田獵便騎射 普泰中除秦

州刺史

侯莫陳相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白水王

侯莫陳崇字尚樂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

河橋累戰皆有功進柱國大將軍 子頴字遵道少

有器量為時輩所推 在程州有惠政為南方所信

伏焉 拜邢州刺史政為第一 遷瀛州刺史百姓

立碑頌其清德 崇兄順位驃騎大將軍

阿史那 千百八七

姓纂夏氏之胤居夔牟山北人呼為突厥窟歷魏晉

十代為君長後屬蠕蠕阿史那最為首領後周末遂滅蠕蠕霸強北土蓋百餘年至處羅蘇尼失等歸化號阿史那開元改為史氏

唐阿史那忠字義節性謹厚居父喪哀慕過人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

莫多婁 千百八

姓纂代人隨後魏遷洛陽

北史莫多婁貸文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除車騎大

將軍 子敬顯少以武力見知

可朱渾 千百八九

自出代北又居懷朔隨魏南遷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六十

宋 章定 撰

拾遺

千百九十

齊使田文聘楚楚王遺之象林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許
寶劍於公孫戍諫孟嘗君毋受公孫戍趨出孟嘗君
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戍以實對孟嘗
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

外者疾入諫司馬溫公稱之

漢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
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策書
徵之不赴是歲帝復脩禮徵英英固辭疾篤王逸素
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
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
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
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且以不訾之

身怒萬乘之主及其饗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
退無所據矣司馬溫公曰古之君子有道德足以尊
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
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
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
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
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
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

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關以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

飾修以邀譽釣竒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
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
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
召之有哉

北史韋世康為荊州總管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
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休

唐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王勣蘇味道皆
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掌銓衡僕有弱

息願以為託是時勅弟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饗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今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勸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

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崇既出須臾裁次俱盡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
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
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
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
易得乎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上前面折嵩短上頗不悅嵩因乞
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

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
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

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
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
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
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
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
廢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

幾百姓猶得以息肩

顏真卿東坡先生曰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寮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不

可不為鑒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
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
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母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
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
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
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
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

賀肯負國乎

惠州圖經曰君子素行乎患難能

困其身而不能殞其名方東坡先生自英之惠自應之儋小人挫之惟恐不深而先生氣不少屈筆力益放無一毫不滿之意介於胸次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先生一人而已 定頃度大庾嶺讀先生之詩有曰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今黃岡之雪堂惠州之白鶴故居昌化之草堂皆以先生為重過者雖野夫蠻蜚莫不起敬彼小人者

姓名今復安在哉誌此世當有知者

周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崔安潛治蜀不詰盜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令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為煩擾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

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
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
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與汝同死耳
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
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
視之於是刑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侶互相
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為
盜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諸州募

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

南唐柴再用救東洲方戰舟壞長稍浮之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

徐温母周氏將吏致祭為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温曰凡此皆出民力祭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

馮道司馬溫公曰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
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
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
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

唐六臣張文蔚等六一居士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
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
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
自列其名姓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

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
反遂袒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
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
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
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
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
天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
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人之

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
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
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唯指以為朋
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
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
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
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
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

相稱譽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恐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

國而予人者由於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

留從效仕閩為泉州指揮使連重遇殺王延義立朱文進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從效與其黨謀復王氏募敢死士陳洪進等夜踰城入劫庫兵擒紹頗斬之請王繼勳為刺史南唐攻陷建州從效執繼勳送於金陵李璟建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漳泉等州觀察使從效性勤儉知人疾苦好賓客談論古今常衣

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側出則衣之累封鄂國公至國
初上表稱藩遣使假道吳越入貢獻太祖厚賜之卒
贈太尉靈州都督從效無子以兄從願之子紹鎡紹
鎡為子 從效六世孫正字仲至遊學於惠州守窮
無愠色力學自克不事表暴邦人敬而愛之處士徐
構實能觀人逆知其必貴妻以女因家焉繇鄉貢擢
紹興三十年進士第授陽春尉敗秩授清海軍簽判
帥龔茂良薦其材於朝知循州將行右丞相虞允文

與語以卿相器期之言於朝孝宗錫對契合留中不
三歲起遷至禮部尚書歷會稽章貢豫章全蜀四郡
召還入西府以玉冊拜進少保封衛國公子恭丙端
皆為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宋朝余靖任諫官日上言朝廷畜養賢俊當如民家收
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
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
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

未暇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
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
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
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
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
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
是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
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設使

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母乃取笑四方乎每
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
及一隅有警則倉惶移易如素不經心者然去年冬
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為廣西轉運使梁
戴為判官必謂才能出人合蠻徼纔動未見瑜等何
如處置有甚利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
若不知則不如易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
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仕知人不明為

害不細伏望陛下勅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用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也

見長編

馮躬厚崇寧四年京師西木塲火燔京城防守具以鉅億計辟靡錄馮躬厚密語所親曰昔晉元康五年武庫火其後元海起平陽卒入河洛遂亂華夏唐天寶

十載武庫災後祿山以范陽叛卒入關陝兩河遂為盜區今茲火燔城守械器其兆大同可憂也此據馮躬厚行狀躬厚南劍州人蔡京甥也

徐詡字元美建之浦城人散翁徐彭年之子也紹興間第進士嘗監榷貨務參政李彥穎薦之召見上稱之曰知卿進退不事請謁即日除監察御史出憲廣西移湖北成都利路又改成都轉運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移溫陵道改漕江東以卒所至之政必先學校

嘗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百六十畝以廩成都之
府學且篤於宗親周卹中表葬死者之無歸營孤女
之未嫁唯嗜學尤邃於經熟於左氏春秋資治通鑑
有詩文奏議經解八千卷號曰東野居士集子達前
為司農寺簿誠齋楊萬里銘其墓曰頽頽徐公軍杭
而逆風曰予其通方輪而九曲曰予其速惟金玉爾
身嚼然不塵以對於古人

陳堯臣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宣和間嘗以畫學正擢

水部郎假尚書使遼繪天祚像以歸并圖道中所歷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除右司諫繼遷侍御史馬此揮塵錄所載與長編小異

李成字咸熙營丘人也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川至得意處殆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煙雲萬狀世傳以為寶子覺仕太宗時歷國子博士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

唐郇王禕十二世孫濤為五代漢相本朝以兵部尚書

莒國公致仕至子承休 承休子仲容為戶侍仲寶

贈宮保至三子景圭景山景亮 景山子昭玘字成

季元祐間為右史自號樂靜居士成季與猶子漢老

皆居溫陵漢老子紀生子聞是戶部侍郎秦少游

李公撰行狀云遠祖濤少仕湖南一子留江南公其

裔孫也所以今為南康人世號山房李氏濤之弟潮

仕石晉為內相後仕契丹亦顯漢老弟唐老建炎初

守越亦隨烏珠北去仕官有聲

南渡高宗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
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
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鈎光祖是也加絲字者鈎
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為句者句思是也增
而為勾龍者如淵是也絲是析為數家累世之後昏
媾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在國初不習
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蓋本一
族

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俗子拒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也其孫即俞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皆顯名一時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於正卿乃敦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為一不可不辨

李易陽翟人東坡先生門下士亦字

方叔兩方叔
俱以文鳴

廣陵君云李資深墓碑呂惠卿撰蔡卞

書章子厚篆蓋

韓持國宋元憲薦賜第入館嘉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
獻王荆公號為四友元祐初為政府後坐棄地入黨
籍謫居均州遇赦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
以卒元龍元吉即其後也

李邕鄆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邕鄆之長
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

子德芻以三德苾芻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林仲平槩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顏早擅克家之業仲平沒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長兩兄迺折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邵曰顏後皆為聞人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力李泰發時為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為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為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右九事見之揮塵錄 李泰發參政未見傳揮塵
所載止此一事

昌黎諸序

送陸參

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
不能或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
送孟東野

物不得其平則鳴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送許志雍

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武公作歌詩以美之

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

送齊皞下第

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

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耶

送李愿歸盤谷

東坡云文忠公言唐無文章唯送李愿歸盤谷序一

篇

送牛堪登第

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

送董邵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贈崔復州

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愈以為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

贈張童子

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送楊儀之

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

送何堅

何與韓同姓為近 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

送王含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瑄

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

送陳彤

始吾見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

送王埴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埴之所由既幾

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必知止嗚呼其可
量也哉

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 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
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

送幽州李端公

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

送區冊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
冠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者聞人
足音蹶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

送殷侑使回鵠

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
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
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送楊巨源

予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
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

送權秀才

官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

送李正字

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
人力也

石洪已附本傳

温造

韓昌黎送之序云烏公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靡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

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
送鄭權

若嶺南帥得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
之災水旱厲毒之患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
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徃徃有事 可謂貴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

送韓約歸治所

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

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

送鄭涵

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
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
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
何如耳

韋處厚詩序

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
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
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
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
之間哉韋侯所為詩方且以八溪谷上巖石追逐雲
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
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六十